

人/物/春/秋

运/河/物/语

译坛泰斗杨宪益的家世

■王泽强 文/图

2009年11月23日,译坛泰斗杨宪益在北京逝世。杨宪益的祖父杨士燮、父亲杨毓璋都在淮安城出生长大,但户籍一直在泗州。按照传统习惯,杨宪益在天津出生长大,仍然算泗州人。“泗州杨氏”,祖居泗州梁集村(今属盱眙),自乾隆以降,名人辈出,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

乾隆中期,青年农民杨果亭扛着一根扁担,离开梁集村,外出谋生。后来从军,因能征善战,功勋卓著,成为当时名将,官至江南松江中营参将,正三品,封武义都尉,揭开了这个家族百年兴盛历史的序幕。其子杨殿邦,即杨宪益的高祖,嘉庆十九年进士,入选翰林院庶吉士,曾任贵州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、内閣学士兼礼部侍郎、漕运总督等职,博学多才,能诗擅画,著有《菜香小圃馆课诗》《心太平居文集》等。

杨宪益的曾祖杨鸿弼,工诗善文,擅长书法,著有《枕善居诗集》,在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幕府中任职,受到器重,以军功获得江苏候补知府的资格,生八子:士燮、士普、士晨、士骧、士琦、士钧、士铨、士骥。其中士燮、士晨、士骧为进士,士琦、士铨为举人,时人称“五子登科”。杨士骧中进士后,入选翰林院庶吉士,后来荣升山东巡抚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、



1931年,杨宪益全家福

陆军部尚书,去世后谥“文敬”。杨士琦,清末民初曾任邮传部尚书、政事堂左丞(第一副总理)、轮船招商局董事长等要职,在袁世凯最信赖的“九才人”中名列第二,著有《杨尚书遗诗》。杨士晨曾在无锡、崇明等地任知县,勤政爱民,留下许多佳话,后任津路铁路南段总办、外务部驻苏州洋务交涉员兼苏州关监督。杨士骧,民国时期多次担任国会议员,与袁世凯结为儿女亲家。杨士骧的儿子杨毓琦,袁世凯最喜爱的女儿袁静雪的丈夫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,后又留学法国,曾任北洋政府陆军上将、军政部参谋长等职。

杨士燮,即杨宪益的祖父,甲午进士,曾公派赴日本考察学务,历任驻横滨总领事、山西平阳知府、浙江嘉兴知府、署杭州知府、浙江巡警道。有国际眼光;勤政爱民,官声颇好;擅长诗歌、书法,曾题《西湖来鹤亭联》“放鹤故应笑坡老;观花何必问逋仙”,今存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弃官归隐,袁世凯请他出任参议院参政,给予丰厚俸禄,他坚持不就,在北京与梁启超等人缔结寒山诗社,以诗酒自娱。

四川总督吴棠,为报答杨殿邦的知遇之恩,把女儿吴述仙嫁给杨殿邦的长孙杨士燮为妻,又把侄女嫁给杨士琦为妻。杨士燮娶一妻一妾,共生八子:毓璋、毓琦、毓珂、毓璪、毓琇、毓莹、毓璪、毓璪。杨士燮进士出身,饱读诗书,学问很好,颇有见识,认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比知识才能更重要,因此特别重视对儿子的德行教育,曾告诫儿子们说:“唯德为能悠久,一切智慧魅力不足恃也。”他的八个儿子,个个学有所成。其中,三人担任外交官,四人在银行、铁路等部门担任要职,一个是香港摄影家,人称“杨氏八骏”:

杨毓璋,即杨宪益的父亲,15岁中秀才,后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学。历任赴日本钦差大臣随员、东三省盐务总局会办、天津电报局总办兼电话局局长、天

津中国银行行长。杨毓璋年轻时风流潇洒,是个好玩的公子哥儿,唱京剧、玩飞镖、斗蟋蟀、抽雪茄、喝洋酒、吸鸦片,在日本留学时与日本艺伎热恋,写下很多情诗。后来改邪归正,从政经商,样样在行。娶三房妻妾:妻子李氏为淮安富家女子,生二女。二夫人叫徐燕若,南皮县一个秀才女儿,比杨毓璋小17岁,深得喜爱,七年夫妻,鹣鲽情深。杨毓璋教会她读书识字,从此她坚持读书看报。她生一子二女:杨宪益、杨敏如、杨静如。三夫人生一女。

老二杨毓璪,字晴川,毕业京师译学馆,钦奖举人,以七品小京官分大理院。民国时期,任交通部参事、塞北关监督,后来进入中国、交通两银行担任高管,又继孙多森为中日实业公司专董。他擅长诗歌、书法,写过许多受到时人称赞的诗歌,曾为北京名伶谭英秀写了一副广为传诵的挽联:“此是何时,岂容有升平雅颂;君归大好,更当作供奉神仙。”老三杨毓珂,嗣为士普后,江苏法政学堂毕业,盐务署金事、河南试用同知、津浦铁路货捐局局长、中国航空公司驻天津事务所职员。老四杨毓琇,字星川,就读于京师译学馆,甲级法文毕业,钦奖举人,以七品小京官指分外务部任金事,调驻法国大使馆秘书。民国后历任铁路银行要差、审计院核算官。老五杨毓琇,字朗川,京师高等工业学校毕业,纳粟为同知,任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。回国后,以功劳保荐知府。民国后,任汉粤川铁路宜夔程处处长及督办秘书长、河北省银行行长。妻子为著名学者沈曾植的独生女。杨士琦称赞杨毓琇的诗歌俊逸清新,几无一字无来历。老六杨毓莹,字润川,出继为杨士琦长子,毕业于京师高等工业学校,以知府授两度担任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,后调任北婆罗洲总领事。他精通中外音乐,能演奏许多中外名曲,听者为之倾倒。老七杨毓璪,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襄理、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束云章的助理,抗日战争爆

发后到甘肃天水中国银行分行工作。老八杨毓璪,为香港有名的摄影家兼电影制作人。

杨宪益家堂屋案上曾有一幅杨毓璋的半身像,两边有一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题赠的对联:“自非北海孔文举;谁识东莱太史慈。”联上还有“霁川世兄”字样。徐世昌与杨毓璋的叔祖杨士骧是同年,与杨士骧、杨士琦是私交很深的拜把子兄弟。

1919年冬天,时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杨毓璋,因夜晚起床照料生病的杨宪益着凉,引起伤寒病复发去世,年仅48岁。杨毓璋留下了巨额存款、股份和房地产,这些财富让他的母亲、妻妾及孩子们,依然长期过着富足的生活,几个孩子都上天津最好的用英语教学的教会学校,学费当然是最昂贵的。杨宪益的三叔、七叔曾劝说杨宪益母亲拿出20多万大洋投资私盐生意,结果盐船沉没,血本无归。1941年,女婿罗沛霖向徐燕若借四万银元投资做生意,后来全部泡了汤。实际上,罗把这笔钱送给了重庆地下党用作活动经费了。1951年,杨宪益把祖传的首饰、金子、宝石等值钱东西变卖,得四万元(在当时是一笔巨款),捐赠、支持抗美援朝战争。直到1954年,大陆银行还有一笔数千元的账目属于杨维武(杨宪益原名),杨宪益不愿领取,徐燕若决定捐给国家。

目前,“泗州杨氏”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。杨士骧、杨士琦等人不仅是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对象,还频频出现在当今的影视剧里,成为广为人知的人物。杨宪益、戴乃迭夫妇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,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门。至2021年,仅中国大陆研究杨宪益、戴乃迭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就有1166篇,期刊发表的研究文章有2718篇,著作有30多部,各地报纸及国外发表的文章无法统计。正如《中华名门才俊:杨氏名门》一书所说,“泗州杨氏”家族后来居上,抢尽了风光,在中国近代、现代历史舞台上,上演了无数五光十色的历史剧目。



漫步运河边 星云摄

运河上的水泥船

■申卫华

说起水泥,本是一种建筑材料,用于筑路架桥、建高楼、垒大厦。可打开运河运输的史册,这水泥用于造船,是运河人没有想到的。水泥船当年不仅落户在了千里运河之上,还出现过千舟竞发、风起云涌的景象。

在人们的记忆和印象中,大运河的运输船舶,本该是木制铁打。古代的运河漕运,通常是木船行舟;而如今的运河运输,则以铁(钢)船为先。至于水泥船的登堂入室,得从20世纪的50—60年代说起。

如果追溯用水泥建造船舶的历史,还真是咱江苏的发明创造。1959年1月,全国第一艘钢丝网水泥船,在无锡造船厂诞生。同年5月试航成功,并在全省批量生产。

淮安水泥船的历史,是从1963年开始的。当年的1月1日,地处大闸口新成立的淮阴航运分局,在接受原镇江专区轮船运输公司移交的船舶中,就有两艘120吨的水泥船,这可是淮安运河水域最早落户的水泥船。而在这之后,又陆续增加到24艘。

水泥船既有它的优点,也有它的不足。优点是计划经济时期在钢铁、木材紧张的历史背景下,用水泥替代,则弥补了造船原材料的不足。另外,采用钢丝网加水泥石造的船舶,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弹性,不仅建造中无须模具,而且工艺简单,价格低廉。

咱淮安真正建造水泥船的历史,得追溯到1972年的下半年。至1973年底,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,就建造出两艘水泥拖轮,编号为江苏318和江苏350号。同时,还相继建造了7艘60吨级的水泥驳船。

然而,随着改革开放后苏北运河大批量水泥船的投入运营,其显露出的缺点和弊端,也不言而喻。首先是水泥船的工艺水平粗糙、不稳定,造出的船舶由于没有国家标准,其质量参差不齐。加之在航行性能方面,水泥船远不如钢质船的刚性和塑性,没有木质船的柔性和韧性,而且如同鸡蛋壳怕碰易损。所以,在运河运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,不得不被现代化的各种船舶所淘汰。

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,在苏北运河曾风起云涌的挂浆机船,大多为水泥制成,小的二三十吨,大的一两百吨。由于简单易造,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的高邮、宝应、兴化、江都、盐阜地区,以及我们淮阴地区的淮安、以盛产挂浆机船出名。

如果知晓水泥预制板的做法,挂浆机船的工艺流程,基本与其相当。先用细钢筋焊成船的龙骨,加上铁丝网,然后浇上水泥,晾干后,船舶就大功告成。接下来就是木工在成型的水泥船上打成隔断和顶棚,再让机工装上一匹的柴油机,连接舵杆和螺旋桨,挂浆机船就可以出厂下水。那年月,一条挂浆机船的制造工艺,只相当于制造木船和铁船的十分之一,甚至更少。再加上价格低廉,所以短短几年,挂浆机船就成为苏北运河上与各种正规船舶分天下的运输“主力”。

现如今,在千里大运河上,已经寻觅不到水泥船的身影,但它曾给运河两岸人民的贡献,应该载入运河运输的史册。

故/乡/明/月

荸荠

■穆文清

小区菜场摊位台面上的荸荠,新鲜诱人。新鲜的红紫憨憨的脸庞乌亮亮的,水灵诱人。扁圆的小身子,头顶着尖芽,就像旧时乡村女娃头上的冲天辫,憨实中自带俏皮,你说可爱不可爱?卖荸荠很少吆喝的,因为新鲜的荸荠本身就是活广告。摊主一边有条不紊地做着生意,得闲时,便拿着把小刀,飞快削着荸荠的皮。摊主得空就削荸荠皮,因为她们知道,城里上班族是少有时间 and 耐心买荸荠回家削皮的。

生长在水中的荸荠,成熟后便带着水田的润泽和草野之气走上市场,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清

甜和脆爽。我虽然是在洪泽湖畔长大的水乡人,至今却未见有人在水田里种植荸荠,对荸荠的生长和收获也一无所知。读汪曾祺小说《受戒》,其中有小英子“崂”荸荠的情节:“荸荠藏在烂泥里。赤了脚,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——哎,一个硬疙瘩!伸下去,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。”汪先生的家乡每年荸荠成熟,人们下水田“崂”荸荠成为水田的一景,记忆里,我的家乡人“崂”藕倒是常见的。“崂”字里大体相似的劳作情形也是可以想见的。

作为水乡人,我既未见过荸荠的种植,也没见过它的收获,这

确实是生活中一点小小的遗憾,然而,这并不影响我对荸荠的喜爱。这种又名马蹄的爱物,我不仅喜爱它算盘珠似憨头憨脑的外形,更爱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绵绵的裨益。我患慢性支气管炎多年,每年荸荠上市,妻子就经常买些给我吃。自然,她买的也都是削好的荸荠。妻子买回来的荸荠,我大多是洗净后生吃。如果天气太冷,就会煮熟了吃。有时放入一两块冰糖煮,有时则煮熟后适量加点蜂蜜。荸荠煮熟后,既吃荸荠,又喝汤。妻子还常常用荸荠来炒肉丝,也是很好吃的。有时会更简单,荸荠切块,加

点绵白糖就成了。在饭店,荸荠常作一道喝酒简单的冷菜。一盘荸荠加几粒枸杞,菜名就叫“清白丹心”,诗意而又励志。常常是酒刚开喝,荸荠就被一扫而光,可见它是多么地受欢迎。

中医讲药食同源,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,食补不如心补。妻子如此用心地买荸荠给我吃,因为荸荠这种多年生宿根性草本植物的根茎,不仅营养丰富,常吃还能清热化痰,其中丰富的水分和黏液质,促进排痰,对阴虚肺热有一定疗效,确实是不错的食补。妻子对我关爱有加,实在是不可替代的心补啊!